

《淫・娃》

作者: 木人心

Powered by [紙言](#)

品學兼優的模範學生、乖乖女、人生勝利組.....

這些都是我從小聽到的讚美，因為我出生在還算富裕的家庭，爸爸是律師，媽媽是商人，所以我擁有一個無憂無慮的童年。而在學校，同學們都喜歡跟我玩，但我卻沒有如大家想像般那種天之嬌女，反而是循規蹈矩的好學生。如果在小說，我應該就是那種完美人設，是每個人都想要的人生。可是，現實並沒有‘完美’這回事。

也許是因為我想要的一切都唾手可得，令我對一切都無欲無求。沒有好奇心、沒有占有欲，仿佛沒有東西能夠刺激我的神經，哪怕是一秒。直到那一天.....

‘喂，你地快啲過黎，我帶左啲好野黎！’我的好朋友，莉亞，鬼鬼祟祟地從背包掏出一本書，對我們說。

‘咩黎架，懶神秘咁。’我漫不經心地瞥了一眼，隨即瞪大眼睛。

‘拿，都話好野黎架啦，入面咁多靚仔，梗有一個啱你心水。’莉亞壞笑著說道。

‘哇，呢個完全係我杯茶吖，肌肉眼鏡男，你睇下佢啲腹肌，超sexy吖！’我的另一個好朋友，羅莎，邊摸著雜誌上男模的腹肌，邊說道。

‘你都傻既，叫你黎睇腹肌既咩，呢啲咁普通既野周街都係啦，重點係咩吖，係腹肌下面個個吖。’莉亞白了她一眼，示意我們揭開封條。

‘喂吖，好核突吖，你無啦啦做咩帶啲咁既野番黎吖。’我羞得遮住眼睛。

‘唔係啲，我都係第一次咁認真睇男人個到，真係個個都咁大架？’羅莎好奇地盯著那處。

‘你估祖兒好似你個淫娃咁吖，佢好單純架咋。’莉亞一把抱住我。

‘係吖係吖，咁你帶番黎做咩吖？’羅莎沒好氣地問道。

‘開心share吖嘛，比祖兒見識下。’莉亞壞笑著。

‘我都費事睬你地，我溫書！’說完我便轉過頭。

雖然說不感興趣，可是放學回家後腦海仍不斷回放著那張裸男的照片。本來打算複習一下，可還是甩不掉那些畫面。我躺在床上，漸漸進入夢鄉.....

‘祖兒，你鍾意我吖？如果唔係點會成日諗住我唔著衫個樣，定係，你想要多啲吖？’一道低沉的嗓音在我耳邊響起，是肌肉眼鏡男！他輕輕的抓起我的手，慢慢撫上他光滑的胸肌，清晰地感受到他脈搏的跳動。緊隨其後的是一路往下的摸索，結實的腹肌、分明的人魚綫。

‘喂，夠啦，唔可以再落啦。’我抵住他，滿臉通紅地對他說。

‘唔緊要啦，還掂係夢黎既，除左我，冇人知架。’他邪笑著，邊帶我探進那從未觸及的未知領域。我們的手穿過密集的叢林，直到被那炙熱的柱體灼到。我的手往後縮了一下，很快就被他牢牢地抓住，往下摠。我睜開眼睛，看到我纖細的小手套住他兇大的巨龍，上下來回套弄。

‘唔...再快啲，就到啦。’他的呼吸重重地噴在我耳際，仿佛要把我整個人燃燒起來。不知過了多久，一股溫熱如洪水噴發，黏在我的手上。也許因為在夢境，我不受控似的低下頭，伸出舌頭舔了一下，腥腥的。

那一場夢，仿佛是在揭露我不為人知的一面，也是一切的開端。

第二天早上，我被刺耳的鬧鐘吵醒了。我躺在床上，想著如果夢沒有醒的話，我們會做到哪一步呢？雖然很羞恥，但我還是不由自主地睜著眼睛，仔細回味著夢的每一個細節。那骨骼分明的胴體、強而有力的臂彎、血管噴張的巨柱.....

我掀開被子下床的時候，發現一陣黏糊的感覺。我邁開雙腿走進洗手間，褪下內褲，羞紅著臉盯著那一小灘半透明的凝固。

不是吧.....接受十二年免費教育的我當然知道女生在興奮的時候會分泌一些液體，俗稱‘愛液’，但我卻不斷說服自己：那只是青春期的‘白帶’而已，我才不是那種淫蕩飢渴的女生。雙手卻不受控的緩緩探向下，在密集的叢林裏來回摩擦著，但始終不敢進入，生怕那難以承受的痛楚。

‘吖女，你喺入面咁耐做咩吖，就黎遲到啦！’媽媽邊敲門邊說道，喚回了我迷離的思緒，同時打斷了我那荒唐的動作。我連忙把內褲揉成一團，扔進洗衣機裏。

突然瞥到鏡子裏那個女生，紅粉緋緋，眸子蕩漾著水波，雙唇如水蜜桃般水潤紅腫。我趕緊把水潑到臉上，試圖看起來更清醒。整理好衣服後，確保鏡子裏的人一副容光煥發、恢復優等生的模樣。

‘快啲過黎食早餐啦，我斟左杯奶比你吖。’媽媽朝我說道。當我走向餐桌前，看到純白的牛奶，腦海裏不禁浮現剛才內褲上的黏糊，還有夢裏的白液.....
我發現我回不去了，我平凡的生活好像要開啓天翻地覆的變化。我甩了甩頭，坐到餐桌前。

‘媽，我翻學啦。’草草吃完早餐後，就迫不及待地回學校。為什麼？大概是腦海一直回蕩的那本雜誌吧。

回到學校後，課室果然像預期一樣空無一人。我蹣手蹣腳地走到莉亞的課桌前，在抽屜裏拿出那本‘禁忌之書’。因為要不是那本書，我不會變成現在這副連自己都陌生的樣子。

我把雜誌放到我的抽屜裏，只抽出一半，慎防突然有人走進來發現我荒唐的行徑。我小心翼翼的揭開，頁面翻開的同時，內心暗黑的一面好像也終於赤裸裸的放在我的面前。我...好像不如外表那樣清純，也不像自己以為那樣無欲無求。或許是一直壓抑著自己，內心的波動轉化成淫邪的慾望，流露著對肉體的渴求。

我上下撫摸著雜誌上的胴體，似乎這樣就可以與他們進行最親密的接觸。我慢慢閉上眼睛，想像男模幻成實體，一絲不掛的站在我身前。他溫熱的大手環在我的腰間，我輕輕擡起頭就緊貼著他的下巴。他低下頭，鼻息噴在我的臉上，緊隨而來的是一陣如狂風暴雨的熱吻。我緊閉著雙眼，漆黑使我的觸覺更加敏銳，可以清晰的感受他柔軟的雙唇在我唇上輾轉反側、猛力吸吮。突然，唇上傳來一下陣痛，我痛呼一聲，濕滑的舌頭趁機鑽進我的口腔裏。它在裏面肆意的侵城略地，還挑動我的舌頭，很快便交纏在一起。‘吸溜——’猛烈吸吮而發出的聲音，仿佛在暗示人類最原始的慾望。

漸漸地，節奏開始變慢了，吻如雨後春筍般密密麻麻地落在我的臉頰、脖子、鎖骨，最後停在胸前。我仰起頭，一副任人凌虐的可憐樣子，最能挑起男人的性慾。可惜，這只是我幻想出來的男人，並不會有情緒的波動。

‘嘎機——’門被推開的聲音瞬間把我從幻想拉回現實。我猛地睜開雙眼，飛快地把雜誌塞進抽屜，假裝若無其事的樣子。

‘噢，我就話咁早就有人返到，原來係班長，唔怪之得啦。’是班上的同學，坦克和拜仁。剛剛說話的是坦克，他和拜仁搶著先進教室，卻沒有想到我已經到了。坦克平時這麼粗枝大葉，應該沒有看到我在偷偷看雜誌吧，不然他早就嚷嚷了。我暗自鬆了一口氣。

‘冇吖，諗住早啲返黎預習下咋嘛。’我裝作漫不經心地回答，任誰看來我都是一副乖學生的樣子。他們聽到我的回答就沒再回話了。

殊不知在我沒注意的角落，有一雙眼睛一直在黑暗中注視著我，預示著平靜的表面下的暗湧。

‘咦，你地有冇見過我尋日擺返黎嗰本雜誌吖？’小息的時候，莉亞探頭看向自己的抽屜，卻發現雜誌不在那裏，便走過來問我和羅莎。我心裏‘咯噔’一下，想著：怎麼辦？我居然忘了把雜誌放回她的抽屜裏，我死定了。我乖學生的形象不會就這樣毀了吧。

正當我內心忐忑不已的時候，羅莎在儲物櫃那邊喊道：‘咩事吖你，本野咪喺到囉！’我猛地轉過頭，不可能啊，我今天早上明明把它放在我的抽屜裏，是誰把它拿走再放到儲物櫃裏？我的腦中浮現一個又一個謎團，總覺得自己好像忽略了些什麼。我轉過頭環顧班上一圈，又沒有發現誰形色可疑。突然，我和拜仁對到了視線，他‘嗖’一下目光就撇開了。我摸了摸鼻子，並沒有多作猜測，心想：反正那人剛好幫了我，管他是誰呢，總不會害我吧。我卻忽略了最重要的一點，就是那個人發現了我的真面目——三好學生居然在學校偷偷看黃色雜誌。

抱著輕鬆的心情，一天又結束了。做班長最不好的一點就是要最後一個離開，負責關燈和鎖門。我催促著同學們趕快離開，直到只剩下拜仁還在收拾東西。

‘走未吖你，剩返你一個咋，我要鎖門啦。’我對他說道。他低著頭自顧自的收拾著，沒有回應。我也沒有放在心上，因為他在班上也總是默不作聲的。倏地，一道男聲開口：‘喂，喺所有人面前扮乖學生唔叻既咩？明明自己就咁飢渴。’

‘咩話？你同我講野？我唔係好明你講咩。’我猛然轉身，吃驚地問道，他該不會發現了吧。

‘呢到除左你仲有第二個咩？話你吖，飢渴到喺學校睇鹹書。’他擡起頭，略帶譏諷地說。

‘就係你喺我櫃桶擺左本雜誌吖？你做咩要幫我吖？’我問道，心想：怎麼辦，他果然發現了，他該不會跟別人說吧。要是他跟坦克說了，依照坦克那大嘴巴，全級都會知道吧。

‘係吖，點解要咁做？為左幫你囉。你而家係咪好驚我會同人講呢，放心，我唔會。’說著，他踏前了一步。

‘你到底想點？我冇得罪過你架。’我連忙後退，拉開我們之間的距離。

‘我咪話左我係黎幫你囉，既然你咁飢渴，我就成全你啦。’他一把摟住了我的腰，我們的身體緊緊的貼在一起，我都能清楚感受到他胸膛的一起一伏。

‘好啦啲你，你想點咩，我嗌架啦。’我抵住他的胸膛，試圖阻止他再靠近。

‘Sorry咩，你以為你拍緊電視劇咩，啲對白老土到同TVB有得揮。’他輕笑一聲，隨後輕輕一撥，就打破了我的阻擋，‘不過，我都唔想咁快就坦誠相見，都要培養下感情既，陣間我地去一個地方？’

‘睬你都傻，我做咩要聽你講，同你培養感情咩。’感覺到似乎沒有惡意，我的態度開始變得放肆，翻著白眼回答他。也放棄了抵抗，反正在學校裏他也不能做什麼。

‘你好似唔記得我知道你個秘密啲，而家我唔係問你，係要求你。’他好像感受到我態度的變化，他攞得更緊了，還危險地眯了眯眼睛。我不自禁往後縮了縮，居然一時忘了他掌握著我的秘密，想著他可能不會傷害我，簡直癡心妄想。

結果在沒有選擇的情況下，最後我還是跟他一起去他說的地方。‘啱啱喺app見到架車就到啦。’他突然從手機裏抬起頭對我說。他逆著光，陽光灑在他的半邊臉，頎長的身影伴隨低沉的嗓音，我的心不由的漏了一拍。我心裏暗罵：現在是怎樣，他在威脅你，你怎麼能有心動的感覺！我有力地拍了自己的頭一下，隨即手就被他抓住了。

‘咁大力打自己唔痛架，上車啦。’他輕拍了我的頭一下。我呆呆地走了上去，在我晃神的瞬間他就已經坐在我身旁了。濃厚的荷爾蒙氣息包圍著我，我不禁夾緊雙腿，因為感覺到下身濕濕的，生怕秘密會被人發現。但實在太難受了，私密部位收縮著，好像渴求有東西來填滿，我扭交替翹著腿。

‘做咩郁黎郁去咩，你唔係.....？’他扭頭看向我，視線飄向我的雙腿之間。

‘望咩咩，冇野咩，喺學校坐左成日隻腳冇啲痺咋嘛。’我目光投向地上，假裝若無其事地回道。他把臉湊近，認真地審視著我，似乎想找出我說謊的破綻。但怎麼可能，我戴著乖學生的面具這麼久都沒有被拆穿，唯一一次失誤居然就這麼巧被他發現了。

‘冇冇人話過你講大話真係好假咩？’突然，他直起身子，毫不留情地戳穿我的謊言，‘還掂我都知道你最唔見得人個面啦，你咪當我係唯一知道你秘密、可以做你樹窿既人囉。’他聳了聳肩，隨意地說道。鬼使神差地，我居然覺得他說的還蠻有道理的，於是，我張了張嘴，第一次向人披露內心真實的那個我。

‘其實我一啲都唔似平時睇落又乖又單純咁，我覺得自己直頭係個淫娃。見到雜誌個裸男我會忍唔住意淫，仲要特登早啲返學校睇。點算咩，我真係覺得自己好核突咩。’我雙手緊緊地握成拳頭，指甲都快陷入皮膚裏，仿佛是對自己的懲罰。突然，一雙修長的手出現在我的眼前。他輕輕握住了我的手，那雙溫暖的大手好像是我的救贖，拯救了在崩潰邊緣的我。我慢慢放鬆身子，他鬆開了手，改為摟住我的肩。

‘你都係唔好掂我啦，我真係冇得救架啦。明明我知你只係安慰我先會攞住我，但我下面竟然一路流緊水，我真係好淫咩。’我推開了他，哭著剖白自己。估計他也會覺得我無藥可救吧，應該會用厭惡的目光看著我吧。沒關係的，我還要感謝他聽我說話呢。

‘喂，又冇人話過淫係罪黎既，係生理需求黎咋嘛，每個人都會架啦。我地班啲女仔把口話唔想要，但其實背後唔知有幾多經驗。我覺得你仲勁過佢地啲，起碼肯對自己既身體誠實。。’不管他說的對不對，他誠懇的目光都讓我想相信他的話，‘仲有咩，我咪講過囉，我係黎幫你架嘛，我地一齊諗下可以做啲咩囉。你stage幾咩？’

‘我...應該stage1？就係啱啱你拖住我囉。’我誠實地回答。沒想到他不但沒嫌棄我，還願意幫我。

‘哇，你連錫都未錫過咩。呢個時代仲有啲咁既人，唔怪得你要喺學校睇鹹書啦，原來係壓抑得太耐。’他驚訝地說道，看著我的眼神完全像是看遠古生物一樣。

‘err，係夢入面算唔算？’我小心翼翼地提出問題。結果他直接了當地翻了一個白眼，充分地展現了答案。

他思索了一會兒後，突然蹦出了一句話：‘唔，咁我地就慢慢黎啦。既然我話要幫你，一於送佛送到西，犧牲埋我既肉體啦！’他大義凜然般狠狠地閉上雙眼，把臉湊過來。

=12px

看著近在咫尺的俊臉，我清晰地聽到幾乎蹦出來的心跳聲，感覺我現在肯定滿臉通紅。‘你...你做咩咩？’我不禁嚥了一口水，問道。

‘犧牲我既肉體囉，我覺得你係因為冇經驗所以先好似咁渴求咁，或者你試過之後完全冇興趣呢。’他故作老成地摸著下巴，仔細分析道。

‘癡線啦，我做咩要你肉體咩，我好傳統架，第一次要留返比我第時個老公。’我臉紅得快滴血，一把推開他的臉，害羞地說道。

‘你諗咩咩，我係諗住話你stage3都未試過，諗住比你試下。你諗左去邊咩，仲話自己保守，真係淫娃黎架喎你。’他壞笑著說道。原來是我誤會他的意思了！好丟臉啊我，怎麼辦？我羞得想找個洞鑽進去。我用力拍了自己的頭幾下，暗罵：怎麼思想這麼污啊林祖兒，還是在一個男生面前，太丟臉了！

‘喂，做咩又打自己架，我會.....’他話說到一半戛然而止，臉還紅得跟我可以一拼。我疑惑地看著他，不解為什麼他突然不說話了。

‘唉！冇野！講返重點先啦，你想唔想試咩？’他深深地盯著我，神情認真。

‘唔...我...想試...’我把頭埋得低低的，小聲地回道。

‘咩話？大聲啲，聽唔到。’他又湊近我，笑意加深，故意問道。

‘我話想試咩，滿...’我的話還沒說完，就被他摟入懷裏，深深地吻住了。他的吻比我在夢中的力道更要大，技巧...似乎也比較好。男性荷爾蒙包圍著我，他的嘴唇涼涼的，卻漸漸在摩擦中升溫。慢慢地，他好像不滿足於淺嚐輒止的吻，開始輕輕地吸吮。他托著我的後腦勺，加深這個吻。他輕咬了我的嘴一下，令我不禁想起夢裏的他也是這樣，我不自覺地張開了嘴，任由他肆意在我的口腔裏探索，與我的舌頭交纏著。就在這時，我感覺氧氣越來越少了，我忍不住拍了拍他的胸膛，示意他停下來。他睜開眼睛，嘴唇稍微離開了點。終於被釋放了，我大口地喘著氣，胸膛一起一伏，深深感受到空氣的可貴。

‘你傻架？唔識得用鼻抖氣既咩？’他看到我好像伏在地上缺水的魚兒一樣，取笑道。

‘我之前又未試過，點知姐。’我瞪著他，凶巴巴地回答。

‘哇...食完我就反面唔認人咩，而家啲女人咁無情無義既，’他誇張地裝作拭淚，我不禁生出一點愧疚之情，心想：是不是我太過分了，畢竟他也是在幫我啊。‘不過點咩，我技術好唔好咩？’他得意地問道。他的話輕易將我的愧疚之情粉碎得一乾二淨，他完全不值得我內疚和同情。

‘完全唔掂咩！男人黎講我諗你都算差。’我故意打擊他，但事實上，滋味比在夢中還要好，我感覺我下面濕得一塌糊塗。

‘係咪要比你見識下我真正實力㗎？冇人話你知男人係好唔激得既咩？’他危險地靠近我，我後背緊緊貼著玻璃車窗。正當他打算進一步靠近時，有乘客在下層上來，用一種鄙視的眼神盯著我們。我們還穿著校服！我趕緊推開他，轉過身整理身上的衣服。心裏懊惱地想：怎麼可以這麼糊塗，穿著校服在巴士上舌吻，萬一有人向學校投訴怎麼辦？

‘喂，冇野嗰，你唔使咁驚。每日都唔知有幾多學生係巴士到錫啦，有啲仲誇張㗎。’他看著我驚慌失措的樣子，輕笑安慰道，雖然我並沒有覺得比較安慰。

‘你呢啲緊係冇所謂，但我唔係㗎。’傷人的話脫口而出，而實際上，剛說出口我便後悔了。就算怎樣我也不應該這樣說，還要他是幫我才這樣做。

果然，他生氣了。‘咩叫我呢啲㗎，下？原來冇分我呢啲同你。哈！’他自嘲道，‘我明架啦，我呢啲成績差既就一定係冇所謂，可以喺公眾地方做咩都得，你呢啲成績好既乖乖學生就唔會。’

‘我...我唔係咁既意思㗎。’我試圖解釋，可是事實上，我剛才的話就是這樣的意思。

‘得啦，我明囉。’他扯了扯嘴角，‘不過，我都係想講，我都想第一次錫得咁深入。’說完，他拿起書包就下車了，只剩我一個人坐在窗邊，看著他瘦削的身影漸漸變小。

也許，雖然嘴上沒有說，但在內心深處，我的確是這樣想。原來一直以來我都把人以成績劃分階級，並戴著有色眼鏡看成績不好的他們。

晚上，我躺在床上，漸漸進入夢鄉。

眼前一片黑暗，我伸出手摸索周圍。突然，一陣喧鬧聲傳來。我仔細聆聽著：‘淫娃’、‘偽人’、‘唔好再扮啦’。原來是對我的謾罵聲。我痛苦地捂著耳朵，蹲在地上，喃喃道：‘唔好再講啦，求下你...唔好再講啦，放過我...’就在我瀕臨崩潰之際，遠處亮起光。我手腳並用的爬過去，只希望從他們的辱罵中逃出來。

越走越近，原來那裏亮著是因為有一個人站在那，他朝我伸出手。我緩緩將手遞過去，順著他的力量站了起來。‘你...係邊個㗎？係咪黎幫我既天使㗎？’我問道。因為那人全身散發著光芒，令他的臉變得模糊。

‘我唔係天使㗎！’與包圍著他的柔和光芒不同，他的聲音粗獷，還透著猙獰的意味。

‘咁...你係邊個㗎？’我本能地企圖縮手，但他握得很緊，好像想把我揉進骨肉裏。

=18.55px「我？你點可以唔認得我？」仔細一聽，聲音透露著一絲委屈和熟悉的感覺。光芒逐漸散去，露出一張俊秀的臉，是拜仁。然後再露出他裸露的上半身，若隱若現的腹肌和人魚線。我的視線不自禁的往下移，但是光芒竟然圍繞著那神秘的地帶，彷彿在懲罰不肯面對內心最原始的慾望的我。

他的目光緊緊的鎖定著我，好像在誘使著我主動踏出那一步。我不禁抬手撫上他的胸膛，感受紋理分明的肌肉，伴隨著他的呼吸一起一伏。當我仰起頭，唇瓣快要碰上他的嘴的時候，突然一陣天翻地覆，眼前陷入一片黑暗。

當我再次睜眼，映入眼簾的是教室和一排空的桌子、椅子。

甚麼嘛，我還想繼續！我在心裏嘀咕了一下，不是我的夢嗎，怎麼不是由我作主呢？

突然，教室的門開啟了。我好像猜到來人是誰了。「踏、踏」腳步聲越來越近，我抬起頭，果然是拜仁。「點解又係你架。」我忍不住抱怨道。

「又係我？」他困惑地重複道。

「吖，冇嘢冇嘢。」我擺擺手，隨便找個理由搪塞過去。倏地，他抓住了我的手，把我扯進懷裡。我還沒來得及反應，他的吻已經鋪天蓋地的落下來，完成剛剛那個沒完成的吻。與白天輕柔的吻不一樣，這次他吻得好像狂風暴雨般=18.55px激烈，肆意在我的口腔裡掃蕩著，重重的吮吸著我的唇瓣，彷彿要抽乾我最後一絲的力氣。

我全身癱軟，半倚在他的懷裡。他低著頭，溫柔的一下一下撫著我的臉頰，與輕柔的動作相反的是他侵略性的目光，在我的臉上流連。我抬手想要遮住他的眼神，手卻被他緊緊攥住，反剪在背後。他扯開校服的領結，用它綁住我的雙手。